

清代藏事輯要

西藏人民出版社



22.565
549
+

《西藏研究》丛刊之七

清代藏事辑要

张其勤 原稿 吴丰培 增辑

《西藏研究》编辑部

一九八三年·拉萨

36038

主 编 陈家珽
审 订 韦 超
责任编辑 江在雄

清 代 藏 事 辑 要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郫县犀浦印刷厂印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480,000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印张 印数：7000

书号：3170·250 定价：2.70元

《西藏研究丛刊》出版前言

《西藏研究丛刊》是一部以藏、汉文西藏资料为主的丛书。其中将择要收录有关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和民俗等方面的专著、论文和其它文献史料，以及摘编散见于史书和实录中有关西藏的记述。近期成篇的西藏研究著作，亦将酌情收入丛刊，以便学术界和关心藏事者使用。

编印《西藏研究丛刊》实为形势所迫，各方面的急需促使我们不得不作一次尝试。

其一，西藏各族人民正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中取得借鉴，以继承和发扬西藏各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加快建设新西藏的步伐。

其二，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已经建立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使各兄弟民族人民迫切需要相互增进了，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共同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

其三，在学术领域里，西藏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西藏学的同行们极其需要一些基本资料，以求快出人材，多出成果，为伟大祖国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其四，十年动乱中，藏、汉文史料都遭到了空前浩劫，幸存的一些古籍文献，有些久未重版，业已老化变质，很难提供使用，有些著作仅有手抄本传世，濒于失传。因此，急需做一些抢救工作，为后人保存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整理有关西藏文献古籍，亦为当务之急。

但愿《西藏研究丛刊》问世之后，能在上述四个方面起到点滴作用。

编印这套丛书的工作量很大，困难很多，只能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逐年去做。计划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第二季度前付印的有下列汉文史料：《通鉴吐蕃史料》；《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合刊；《西藏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合刊；《清代藏事辑要》；《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等四种合刊；《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明实录乌斯藏史料》；《清实录西藏史料》一、二、三集；《西藏研究论文选集》一、二、三集十六种（十四册）。一九八三年下半年以后，除继续编印汉文史料外，还将编印几种藏文西藏史料。嗣后，准备把一些重要的藏、汉文史料，分别以汉、藏文译出，编入丛刊。

《西藏研究丛刊》是一种史料性质的丛书，为保存史料的本来面目，编辑过程中只作标点和必要的校订工作，对史料的内容不作删节和改动。由于历史的局限，某些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封建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糟粕，以及诸如讹传妄断之类的谬误，请读者使用时自行抉择。

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加之缺乏经验，对西藏情况所知有限，编印这样一部长达千万字的丛书，深恐力不从心，其中选择不妥，编辑不当之处，敬请学术界和熟悉藏情的朋友们不吝赐教。

有关西藏的藏、汉文史料尤其是藏文史料，浩如烟海，十年动乱中散失严重。我们一面搜集，一面编印，热诚盼望一切关心西藏学发展的同志，给予关怀和支持。若能以珍藏的藏、汉文献见赐，我们将择优收入丛刊，并致谢意。

《西藏研究》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于拉萨

前 言

这是一部用编年体叙述清代对于西藏地区的史料，起自清初，迄于同治末季，二百余年的重要史事，粗备于此。

编者张其勤字慎庵，河南祥符县人，光绪间以直隶知州分发四川候补，并加知府衔。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四月由驻藏帮办大臣联豫奏调随同入藏，充任随员，驻藏三载，时当藏事孔棘之际，外侮日逼，其政余之暇，极为关心舆地、宗教，曾将进藏路程，成《泸藏道里最新考》（已印入《川藏游踪汇编》中），又将西藏宗教成《西藏宗教源流考》（已编入《西藏史地资料丛刊》中），又对该地史料，作系统记载，编成此书，使西藏非常重要的三方面的情况，都得概貌，博考周咨，极为勤奋。

这部著作，虽然大部分是从历代《东华录》中辑出，可是也有多处是《东华录》所未载，乃从西藏汉文档案中采辑的。编者入藏任文案工作，故能博采旧档，充实内容，特别是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内政紊乱，文报极多，故《东华录》便偏重内政而少记边务。对于藏事，更多遗漏，而此书适补所缺。例如道光二十四年十月撤职查办诺门罕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一案，为藏中重要案件，接着就有驻藏大臣琦善对于以前所订管理西藏章程，有所修改，经过理藩院核审全文。又如咸丰元年四月有八世班禅额尔德尼固寂之事，均为《东华录》所未及，而此书独详原委，殊为可贵之资料。考咸丰一朝之史料，除王先谦所编之《东华续录》外，还有潘颐福所编的，虽属同时之作，记事颇多

异同和详略，而此书兼采《潘录》，更为详备。

原作有许多眉注，主要根据是藏地档案，及其见闻，因而充实了官书。例如道光二十五年驻藏大臣琦善改革藏地章程，就有数条为本文未载；又如咸丰六年三月庚申廓尔喀苛订条约一案，其中许多款项，未见上谕，均属重要史料。他注释人物的经历，僧官的异名，亦属有用之记录，今大部作为附注，列于每件之后，仅有少数无关藏政者，乃行删去。

惟全书为二十四卷，今仅存二十三卷，缺了最后一卷。经细审全书，按其以年代排列的次序，始知他将同治九年以后至十三年事件，误列为第十五卷。若将此移为卷末，正可补第二十四卷之缺。可是原应列为第十五卷（内容为乾隆五十八年三月戊申以后，至嘉庆十年五月丁亥以前的十余年的事件）反又缺了。

原书未经刊印，仅有腾印之本，印时除卷次错编缺少外，校勘很差，误文漏文极多，使这史料价值颇高之作，成为残书而逊色，今重为整理，根据他引用之书，一一为之覆核，校正误文，补其遗漏，所缺之第十五卷，亦为补全。对于书内职称、封号、地名、人名前后不一致的，力求统一。卷后编了本书纲目，既可作为大事记，又可作每事的提纲。原书二十四卷，今以朝代分帙，改为八卷，经此整理，比原书增加了四分之一。本书编校工作，曾蒙西藏社会科学院刘国龙、郭毅同志协助。

西藏社会科学院行将举行开幕典礼，用了一年时间，赶编此书，以作献礼，仓卒完篇，舛误必多，如蒙指正，最为感盼。

吴丰培谨识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1)
卷 一 自崇德七年至雍正十三年 (一六四二——一七三五)	
崇德朝 (一六三六——一六四三)	(1)
顺治朝 (一六四四——一六六一)	(2)
康熙朝 (一六六二——一七二二)	(6)
雍正朝 (一七二三——一七三五)	(88)
卷 二 自乾隆元年至五十二年 (一七三六——一七八七)	
乾隆朝 (一七三六——一七八七)	(120)
卷 三 自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 (一七八八——一七九〇)	
乾隆朝 (一七八八——一七九〇)	(211)

卷 四	自乾隆五十六年至六十年（一七九一——一七九五）	
	五）	
	乾隆朝（一七九一——一七九五）	（250）
卷 五	自嘉庆四年至二十四年（一七九九——一八一九）	
	嘉庆朝（一七九六——一八二〇）	（362）
卷 六	自道光元年至三十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	
	道光朝（一八二一——一八五〇）	（391）
卷 七	自咸丰元年至十一年（一八五一——一八六一）	
	咸丰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	（451）
卷 八	自同治元年至十三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	
	同治朝（一八六二——一八七四）	（496）
	本书纲目	（561）
	后记	（618）

崇德朝（一六三六——一六四三）

七年十月己亥，土伯特部达赖喇嘛遣伊喇固克散胡图克图、厄鲁特部代青绰尔济等至盛京，太宗文皇帝出怀远门迎，过马馆，还至马馆前。太宗率众拜天毕，进马馆御座，伊喇固克散胡图克图等进见，太宗起迎至门阙，伊喇固克散胡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黄毡毡捧进，太宗立受之，遂携手相见。太宗升榻坐，设上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礼，次俄罗斯特部与喇嘛同来使臣及其从役，听鸣赞官赞行三跪九叩礼。于是命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土伯特部藏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仍大宴之。伊喇固克散胡图克图及同来喇嘛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绒单绒褐、花毡、茶叶、狐裘、狼皮等物，酌纳之。

八年五月丁酉，土伯特部达赖喇嘛所遣伊喇固克散胡图克图、厄鲁特部代青绰尔济等归国，上率诸王贝勒等送至演武场饯之。并降敕谕达赖喇嘛曰：“宽温仁圣皇帝，敕书于金刚大士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念，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俱令察于格龙等以悉之。”

谕班禅胡图克图书同。

谕红帽喇嘛噶尔马曰：“朕思自古帝王创业，佛法未尝断绝，今将敦礼高贤，以普济众生，故遣察干格龙等前往，凡所欲言，俱令面悉。”

谕昂邦萨斯虾及济东胡图克图、罗克巴胡图克图、达克龙胡图克图书同，各优赉有差。

敕谕藏巴汗曰：“尔书云，佛法裨益我国，遣使敕书。近闻尔为厄鲁特部顾实贝勒所败，未详真实，因遣一函，自此以后，修好勿绝，凡尔应用之物，自当发遣。今赐银壹百两、锦缎三匹。”

与顾实汗书曰：“朕闻有违道悖法而行者，尔已惩创之矣。朕思自古帝王致治，佛法未尝断绝，今欲与土伯特部敦礼高贤，故遣使与伊喇固克散胡图克图偕行，不分其服色红黄，随处察访佛法护国，尔其知之。附具盔甲全副，特以侑絨。”

顺治朝（一六四四——一六六一）

元年正月己亥，上遣使偕喇嘛伊克固克散胡图克图往迎达赖喇嘛，仍以书谕厄鲁特部顾实汗知之。

十一月丁酉，土伯特部向齐喇嘛来贡。

三年八月戊戌，达赖喇嘛、厄鲁特顾实汗等来贡。

四年三月庚午，达赖喇嘛及班禅胡图克图表颂功德，献方物。

五年正月甲寅，唐古特达赖喇嘛来贡。

三月乙巳，唐古特达赖喇嘛、厄鲁特顾实汗等来贡。

五月甲申，遣喇嘛席喇布格隆等赍书存问达赖喇嘛，并敦请之。又遣书存问班禅胡图克图诺们汗，俾劝达赖喇嘛来京，各赐以金镶玉带、银茶筒等物。

六月辛丑，乌斯藏阐化王、王舒克等来贡。

七月辛卯，赐阐王、王舒克等贡使琐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锡之诰命，并敕谕王舒克等。敕曰：“尔等遣使进

表，具见真诚来服之意，朕甚嘉悦，方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重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诰敕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

六年八月丁酉，达赖喇嘛来贡。

七年六月甲辰，乌斯藏阐化王来贡。

八年三月乙酉，遣官赍敕谕礼物，往招达赖喇嘛。

九年正月癸酉，班禅胡图克图、第巴厄鲁特顾实汗等来贡。

八月戊辰，达赖喇嘛奏：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伏维上裁。上谕曰：“途因内地西南用兵，羽书来往，皆系军国重务，难以轻置，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行，此时止于边内近地相迓可耳。”

九月壬申，上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当太宗文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文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朕欲亲往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致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不来归顺。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满洲诸臣议：“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自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人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彼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在边外，赐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两议具奏，上曰：

“朕当裁之。”

庚辰，谕达赖喇嘛曰：“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

庚寅，达赖喇嘛奏：“钦赏及敕谕，俱已领到。今兼程前进，候至代噶地方，尚有密奏之事。”

戊戌，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臣等阅钦天监奏云：‘昨太白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入，在天垂象，诚宜儆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虽有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天道深远，固非臣等所能测度。但乘輿将驾，而星变适彰，此诚上苍仁爱陛下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得旨：“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

十月庚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往迎达赖喇嘛，并谕达赖喇嘛曰：“前者朕降谕，欲亲往迎迓，以盗贼间发，羽檄时闻，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亲往。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当悉朕不能亲迎之意，故谕。”

十二月癸丑，达赖喇嘛至，谒上于南苑，赐坐，赐宴。达赖喇嘛进马匹、方物，并纳之。

壬戌，厄鲁特部额实汗来贡，兼请达赖喇嘛还。

十年正月戊子，达赖喇嘛奏：“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请告归。”上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一议：“喇嘛原系特召，当询问其事情，其言宜于我则从，不宜于我则已。倘不一加询问，使喇嘛含愠而去，则外藩喀尔喀、厄鲁特必叛。”一议：“不宜询问喇嘛，若询之而不用其言，喇嘛当亦含愠而去，我朝荷天之佑，征服各处，以成大业，当年并无喇嘛也。喇

嘛既系特召，当赐以金银银币，酌分名号，给之印册，不加询问为便。”上曰：“不必询问事情，止令部臣往谕，喇嘛所云水土不宜良是。但我等始至，亦尝以水土不宜而病，后乃相宜。今喇嘛既来，且留此，从容往代噶，待草青时更召外藩王、贝勒等与喇嘛相会。”

二月乙卯，以遣达赖喇嘛归，上御太和殿赐宴，并金银、珠玉、缎匹、马鞍。

丁巳，达赖喇嘛辞归，命承泽亲王硕塞偕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官兵送至代噶。又命叔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钱于清河。

四月丁巳，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赍送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于代噶。文用满、汉及土伯特国字。册文曰：“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此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故能宣扬释教，海导愚蒙，固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

五月乙亥，达赖喇嘛自代噶起程，命贝子吴达海钱之。

六月丙午，达赖喇嘛来贡。

九月丁未，乌斯藏来贡。

十一年六年庚辰，第巴、班禅胡图克图等来贡。唐古特达赖喇嘛来贡。

十月壬戌，达赖喇嘛、厄鲁特顾实汗等来贡。

十三年十一月戊午，乌斯藏阐化王来贡。

十二月己丑，封益挫坚挫为阐化王。

十四年六月甲午，敕谕达赖喇嘛曰：“朕自即位以来，阐化王曾三遣人进贡，每次约千人，因其归化效力，诚悃可嘉，故两赐敕印，以示奖励。今复遣坚错那卜来贡，兼持旧玉印一颗，并故明所给敕书求换。及览该部奏称：‘阐化王原系土伯特国主，后为土伯特藏巴汗所破，隶之属下。明季藏巴汗又为厄鲁特国顾实汗所破，以阐化王给与达赖喇嘛，转给第巴。阐化王遂与达赖喇嘛处授格隆萨喜尔为喇嘛。第巴因有阐化王敕印，遂以边内安岛人为阐化王人，遣之以来。’及问来使坚错那卜等言：‘阐化王久隶第巴。’而此次奏章，复言阐化王所奏贡赋，亦称阐化王。夫阐化王既属第巴，而屡次进贡，仍称阐化王原名。请换敕印。又不奏明，前后甚属不符。可将原委据实备书，付存问使人西喇布喇嘛萨木坦格隆具奏。”

十七年四月壬子，厄鲁特部鄂齐里汗达赖喇嘛、班禅胡图克图等来贡。

十八年八月甲寅，达赖喇嘛及干都台吉请于北胜州互市，以马易茶。允之。

康熙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

六年十月丙申，陕西总督卢崇峻奏：“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飭，不许生事，各台吉俱遵奉朝廷敕谕，真心向化，遣人贡认罪牛马羊千只，随喇嘛来

进。’据此，西番归诚已实，满、汉官兵应请撤回。”从之。

十三年七月壬申，差往达赖喇嘛处员外郎拉笃祐、喇嘛丹巴德穆齐还奏云：“臣等奉命行至西宁，厄鲁特墨尔根台吉拦阻云：‘前达赖喇嘛往京时，我班禅差人问达赖喇嘛安，中国以为额外遣使，不令行走，故我今亦拦阻。’臣等答云：‘达赖喇嘛有此语乎？’明日决意前行。次日起行前往，墨尔根台吉亦无从拦阻。至青海地方所住，达赖喇嘛绰尔济随遣向导送往达赖喇嘛处。达赖喇嘛俯伏接旨，向臣等云：‘我闻吴三桂反叛，心甚忧闷。今接敕书，得闻圣躬万安，不胜欣慰。我本喇嘛，惟当诵经祝佑圣躬康豫，咸灵远播，国祚绵长。吴三桂指日殒灭，其扬打木、结打木二城，原系我三噶尔嘛之地，今为吴三桂所夺，我即遣兵攻据，若吴三桂势穷而来，我当执而送之。若闻彼不出边境，东西逃窜，即时进兵擒拿。’臣等云：‘喇嘛既欲相助，当勿吝大举。’喇嘛云：‘闻大国兵马，皆给粮草，我兵前进，粮草不继，人饥马瘦，何能深入。’臣等云：‘当此吴三桂反叛之时，若将国家山陕良民抢夺，非为相助，反生衅也。’达赖喇嘛云：‘我亦当诫谕我兵，不令妄行。天使回奏，皇上作何调遣，即谕来使，令其速归，我即遵旨奉行。’”奏毕，上曰：“拉笃祐等所行，殊为可嘉，着吏部议叙，丹巴德穆齐著赐名加赏。”

十四年四月乙卯，遣使往谕达赖台吉，约东部落，毋为边患。会达赖喇嘛使至，并予敕书，使转谕达赖台吉，敕曰：“皇帝敕谕达赖喇嘛，吴三桂初叛，朕谕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续览喇嘛奏云：‘吴三桂背主负国，人皆恶之，不来则已，来即缚之以献。吴三桂曾取扬打木、结打木二城，今已发兵攻取，防守沿边，若欲征兵深入，惟候诏旨。’又言：‘达赖台吉故居土伯特，今遣居青海，令其有事则相援，无事则钤辖其部属。’朕思自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至今，遣使往来，恩礼无间。喇嘛崇尚信义，必如所奏而行，故遂

以达赖台吉等进兵滇省之故，晓谕两省。及达赖台吉辞以松潘路险，未进四川。喇嘛又奏言：“蒙古兵力虽强，难以进边，纵得城池，恐其贪据，且西南地热，风土不宜，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吴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寇，摇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其子尚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盖自古所罕有。吴三桂负此殊恩，挑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贷以不死。今将军张勇等奏，达赖台吉诸部落入边侵掠，彼以王辅臣倡乱，内地亦皆骚动故也。今西陲晏然，内地无事，已下敕禁谕达赖喇嘛，宜各守前言，令其统辖部属，毋得生事扰民。”

十七年四月乙未，靖逆将军甘肃提督侯张勇奏：“吴三桂馈遗达赖台吉等，交相连结，欲图入掠。”得旨：“著严加提备。”

十九年五月庚子，谕兵部移文各路大将军、督抚、提镇等：“凡有平定云贵，恢复城池者，俱令察访吴三桂与达赖喇嘛相通书札，随得随缴。”

二十年五月辛巳，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奏：“伪将军李发美举首逆贼吴世璠与达赖喇嘛伪书。”

十月甲申，定远平寇大将军章泰等奏：“中甸诸处，从来皆隶丽江，原为内地，吴逆阴蓄异志，于康熙九年割给蒙古。此地远金沙江外，我朝从未遣兵驻守，且逆贼胡国柱等复奔鹤庆、丽江，而云南省城尚未恢复，不便即议遣发官兵驻守。”上谕兵部：“中甸最为紧要，从前鹤庆、丽江虽设总兵官一员，令其兼辖中甸，但无专汛官兵，似犹可虑，其移文大将军贝子章泰、赖塔、将军总督赵良栋、巡抚王继文、提督桑峨，酌量遣拨绿旗官兵前往镇守。俟达赖喇嘛使至，理藩院以遣兵镇守之故，移文晓谕。”

二十一年九月己未，议政王大臣等议复：“绥远将军云南贵州总督蔡毓荣奏：‘中甸在金沙江之外，旧属丽江土府所辖，